

乐黛云。著

長天依是舊沙鷗

—— 散文杂感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天依是旧沙鸥 / 乐黛云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12. 8

ISBN 978 - 7 - 5473 - 0506 - 5

I. ①长… II. ①乐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17841 号

长天依是旧沙鸥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93 千

印 张: 9.125 插页: 2

版 次: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473 - 0506 - 5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写在前面

2011年，刚满80岁，好友张沛为我写诗一首。诗云：

祝乐黛云先生80初度——

天涯何处望神州？

但记初心任自由。

雾海尘沙都历过，

长天依是旧沙鸥！

这首诗使我深心感动。半生漂泊，追求的核心唯有自由和真情。为此历尽雾海尘沙，始终不悔。回首往事，星星点点，倒也可以连成一片。这里选录的64篇短文，如果说有什么价值，那就是其真，是其全无伪饰，多少透露出历史深处的某些信息。

本书第一部分记录了我的童年、怀旧和乡愁；第二部分是人

生的初始及其变奏；第三部分是对国内外经历的零星感怀；我最珍爱的是最后一部分“献给自由的精魂”，这里有对育我成人的前辈的崇敬，有对早逝的同辈人的遗憾和追思，也有对比我更年幼者夭折所感到的锥心的痛苦。愿读者能掩卷而有所得。

乐黛云

2012 儿童节

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13 公寓

目 录

写在前面 乐黛云 / 001

父亲的浪漫 / 001

母亲的胆识 / 010

伯父的遗憾 / 014

我的初中国文老师 / 020

最初接触美国文化和美国人 / 023

他们战死在山城 / 026

故乡的月 / 029

我从小就喜欢面对群山 / 032

美丽的巫山神女和山鬼 / 035

怀旧与乡愁 / 038

别了故乡,别了山城 / 042

1948 年的北大中文系 / 049

人生变奏 / 052

我的“文化大革命” / 058

蜻蜓 / 061

我的五字人生感悟 / 064	
80 岁感言 / 069	
美丽的治贝子园 / 071	
忧伤的小径 / 074	
何时始终,何处去来 / 076	
美国第一印象 / 080	
在伯克利的日子 / 085	
突尼斯国际会议随记 / 092	
世纪末访意大利 / 099	
我与文化热 / 107	
天台苦行者 / 113	
奇人杜亚泉 / 117	
我与《跨文化对话》 / 121	
新文化的早春第一燕 / 124	
小的是美好的 / 127	
上海大众文化一瞥 / 131	
人类第三个千年的目标 / 135	

从中国文化走出去想到林语堂 / 137

走出现代性的陷阱 / 140

复仇与记忆 / 144

小议知识私有 / 147

灯谜漫谈 / 150

读经与解经 / 153

中国摄影家的镜头 / 156

小粉红花 / 159

小论《人间草木》 / 162

“孤独”种种 / 164

回忆一个难忘的春节 / 166

微笑及其他 / 169

幸勿一棍子打死 / 171

献给自由的精魂 / 174

奋斗 叛逆 殉道 牺牲 / 182

怀念马寅初校长 / 187

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 / 191

文化更新的探索者——陈寅恪 / 200
大江阔千里 / 206
永恒的真诚 / 210
一个冷峻的人,一个热忱的人 / 218
学贯中西的博雅名家 / 222
见证比较文学先贤的国际友谊 / 236
心灵沟通的见证 / 238
白马湖畔的教育先辈 / 241
沧海月明珠有泪 / 245
黑水洋上的歌声 / 250
绝色霜枫 / 258
死神与他擦肩而过 / 264
纪念英年早逝的史成芳 / 269
魂归朗润园 / 273
魂满夜郎:追念鸿儒 / 277

父亲的浪漫

在我的印象中,父亲一直是一个追求浪漫之人。20 世纪 20 年代,他千里迢迢,跨越崇山峻岭,到北京来投考著名的北大英文系。他曾接受过胡适的面试,但胡适嫌他英语口语不好,有太重的山城口音,没有录取。他一气之下,就在北大西斋附近租了一间公寓,坚持在北大旁听,当了四年北京大学英文系的自由旁听生。他告诉我当年北大的课随便听,他只听陈西滢和温源宁的课,虽然对面教室鲁迅的讲堂人山人海,他也从不过问。

他不缺钱。祖父是贵阳山城颇有名气的富绅兼文化人,写得一手好字,收了好些学生。据说他痛恨自己的先人曾是贩卖鸦片的巨商,立志改换门庭,除一个儿子继续经商外,将其余四个儿子都先后送到北京。后来,一个是清华大学首批留美学生,学化学;一个送到德国,学地质,后来多年担任北大地质地理系系主任;还有一个学医,是抗战时期贵州名医;只有父亲学文,颇有游手好闲之嫌。但父亲并不是一个纨绔之人。记得 1976 年他和我曾到天安门左侧劳动人民

文化宫,去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,他一再和我谈起1924年,他到天安门右侧中山公园悼念孙中山,并步行送孙总理遗体上碧云寺的情景。他对两位总理都深怀敬意,曾对相隔五十余年的东侧、西侧两次悼念,不胜唏嘘。但他却始终讨厌政治,只喜欢读济慈、华兹华斯的诗。

1927年,他“学成”还乡。同学中有人劝他去南京,有人劝他去武汉,他都不听,一心要回家乡,建立小家庭,享人间温暖,尽山林之乐。据他说,途经九江,曾遇一位革命党人,好意劝他参加革命,不想他游庐山归来,这位革命党人已经被抓进监狱,这更使他感到政治斗争的残酷,而更坚定了“躲进小楼成一统,管他冬夏与春秋”的决心。

回到贵阳,父亲很是风光了一阵。他穿洋装,教洋文,手提文明棍;拉提琴,办舞会,还在报上骂军阀,都是开风气之先。他又喜欢和教堂的神父、牧师交往,练练口语、换换邮票、看看杂志、喝喝咖啡之类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他为此吃了很大苦头,说他是什么英国特务的高级联络员等等,经过多次“触及灵魂的批斗”,后来也就不了了之。

父亲当年回乡最得意之事就是娶了比他年轻十多岁的我母亲,她是当年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,从此筑成了他多少年来朝夕梦想的温馨小家。祖父去世,五兄弟分家,父亲放弃了其他一切,只要了祖父晚年刻意经营的小小后花园。我记得当时的“乐家大院”是一座很长的大建筑,横穿两条街:大门开在普定街,后花园出口是毓秀里。房屋有五进:第一进是办公待客的地方;第二进是祖父的书房,这两处后来被改建为伯父的临街的诊所;第三进是祖父原来的起居

室，祖父去世后，设有乐氏祖宗的牌位，由祖父的姨太太掌管，每天按时进香、敲磬、祭祀；第五进是一些破旧无人居住的旧房。穿过这些荒凉地带就是后花园。

花园里原有一座带飞檐的旧楼，挂着“湘雪堂”的牌匾，有许多玉兰花、紫荆花和古老的银杏树，还有一口养金鱼的大石缸。父亲对这个花园进行了彻底改造，他买来许多外国建筑和室内装饰杂志，自己设计了一幢美丽的小洋楼。那还是30年代初期，在贵阳确是绝无仅有。父亲对自己的杰作满意极了！他常常举行周末家庭舞会，宾客云集，华尔兹、狐步舞、探戈都从这里传播开去。他们在里屋舞兴正酣，我们几个小孩则在外屋把准备好的糖果点心吃个够！

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年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政府决定要新修一条马路，通过毓秀里，直达体育场。后来父亲告诉我，曾有人来联系，说是只要自愿出一点“捐赠”，马路就可以绕开一些，不一定从父亲的花园穿过。父亲认为如此公然让他行贿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，不仅拒绝，还把来人大骂了一顿。据说原来计划修的马路并非像后来那样，就是因为父亲坚决拒绝行贿，惹恼了父母官，一条大路硬是从我们的花园中央蛮横地穿了过去。花园中的这个厅、那个楼，当然全都拆得七零八落，林木花草更是一片凋零。父亲已不再有钱将破损的花园修复，只好将房子和地皮都交给当时正在发展的“信谊药房”经营。相约八年内由他们使用，八年后他们占有一半，交还父亲一半。父亲的洋房、洋梦、洋生活就此结束，留下的是他对政府官员的痛恨。记得那时我们每年必须亲自到官府去交“地价税”，父亲说这是他最难以忍受的苦痛，让我替他去。我还没有柜台高，什么也弄不

清,常被大小官员们呼来喝去,每次都是气冲冲地返回家。父亲总是安慰我说,你就当去一次动物园吧,狮子老虎对你吼,你也要去对他们吼吗?

卢沟桥事变之后,贵阳这座山城陡然热闹起来,市街摆满了地摊,出售逃难来的“下江人”的各式衣服杂物;油炸豆腐、江苏香干、糖炒栗子、五香牛肉的叫卖此起彼落。一到傍晚,人群熙熙攘攘,电石灯跳动着小小的蓝火苗,发出难闻的臭味。我却欢喜和母亲一起在闹市中穿行,一边看,一边吃个不停。可惜好景不长,大约是1939年末,政府下达了学校疏散的命令,父亲所在的贵阳一中奉命迁到离市区十余里的农村——乌当。先是在一个大庙里上课,后来又修建了一些简陋的草房;教员则挤在租来的民房里。父亲仍不改他的“浪漫”,别出心裁地租了一座农民储粮的仓库,独门独户,背靠小山,地基很高,面向一片开阔的打谷场。

我们一家四口(还有两岁的弟弟)就在这个谷仓里住了差不多一年。尽管外面兵荒马乱,我们还可以沉浸在父亲所竭力营造的一片浪漫温情中。例如我们常常去那座小山顶上野餐,欣赏夕阳。这种时候,我和弟弟在草地上打滚,摘野花,有时也摘一种野生的红荚黑豆和大把的蒲草,母亲会将它们编成一把条帚扫床。母亲还教我们用棕榈叶和青藤编织小篮儿,装上黄色的蒲公英花和蓝色的铃铛花,非常美丽。这时候,父亲常常独自引吭高歌,他最爱唱的就是那首英文歌“蓝色的天堂”：“Just Mary and me, and baby make three, that is

my blue heaven!”有时我们也一起唱“家，家，甜蜜的家！虽然没有好花园，春兰秋桂常飘香，虽然没有大厅堂，冬天温暖夏天凉……”父亲有时还唱一些古古怪怪的曲子，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：“我们永远相爱，天老地荒也不分开，我们坚固的情爱，海枯石烂也不毁坏；你看那草儿青青，你看那月儿明明，那便是我们俩纯洁的、真的爱情。”我至今不知此是中国歌还是西洋歌，是流行歌曲还是他自己编的歌曲。

中学教师的薪水不多，但乡下物价便宜，生活过得不错，常常可以吃到新鲜蔬菜和鲜猪肉。每逢到三里外的小镇去买菜赶集，就是我最喜欢的节日。琳琅满目挂在苗族姑娘项链上的小铃铛、小饰物，鲜艳夺目的苗族花边和绣品，还有那些十分漂亮、刻着古怪图案，又宽又薄的苗族银饰，更是令人生出许多离奇的梦幻。唯一令人遗憾的，是没有好点心可吃。母亲于是用洋油桶做了一个简易烤箱，按书上的配方做蛋糕和饼干。开始时，蛋糕发绿，饼干一股涩味，后来一切正常，由于加了更多的作料，比城里点心店买的还要好吃。父母常以《浮生六记》的男女主人公自况，《闲情记趣》一章也就成了我的启蒙读物。那时候，生活真好像就是一首美丽恬静的牧歌。然而，经过多年之后，回想起来，倒也不尽然。

我们住家附近没有小学，父母就自己教我念书。父亲教英语、算术，母亲教语文和写字。母亲是一个追求独立、酷爱自由的女性。据我后来的观察，她与父亲的结合多少有一些“不得不如此”的苦衷。她内心深处总以靠父亲生活不能自立为耻。对于父亲的种种“罗曼蒂克”，她也不过勉强“紧跟”而已，并非出自内心的追求。从我很小

的时候起,母亲总是时时刻刻教我自立自强,并让我懂得依靠别人是非常痛苦的事。母亲很少教我背诗,却教我许多易懂的散曲,内容则多半是悲叹人生短暂,世事无常。那首“碧云天,黄叶地,西风紧,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?总是离人泪”,母亲最喜欢,还亲自谱成曲,教我唱。我至今会背的,还有“晓来清镜添白雪,上床和鞋履相别。人生有限杯,几个登高节!”等等。从后来的许多事实看来,这些选择都体现出母亲内心深处的一些隐痛。其实,所谓牧歌云云,也不过是自己给自己营造的一种假象。当时,抗日运动在高涨,学校也来了许多“下江”学生和先生。他们教大家唱抗日歌曲,诸如“大刀,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、“工农兵学商,一起来救亡”之类,我都是当时学会的。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位美术老师,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吴夔。我之所以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夔字太难写,母亲教我写了很多遍。他教学生用当地出产的白黏土做各种小巧的坛坛罐罐,然后用一个铜钱在上面来回蹭,白黏土上就染上一层淡淡的美丽的绿色。他又教学生用木头雕刻简单的版画,我记得刻的大都是肌肉隆起的臂膀,还有喊叫的张开的大嘴。版画上大都刻着抗日的大字标语。学生们都很喜欢他,特别是我的小姨,母亲唯一的妹妹,当时也是贵阳一中的学生。父母在乡间很少招待客人,这位吴先生却是例外,记得他来过好几次,和父母谈得很高兴。于是,来到了大清洗的那一天。在一个漆黑的夜晚,吴先生和两个学生被抓走了,警车呼啸着,穿过我们窗前的小路。不久,传来消息,说吴先生一抓到城里就枪毙了,他是共产党员!接着又有一些学生失踪。母亲把小姨囚禁在家,不让她上学,她大哭大闹要和同学一起去延安。就在这个夏

天,父亲被解聘,失了业,罪名是与共党分子往来。幸而他们并未搜出学生们藏在我家天花板上的文件,否则问题就不只是解聘了。那是1941年,我10岁。

我们一家凄凄惶惶地回到了贵阳。原来的房子已租给别人,我们无处可去,只好挤进“老公馆”。所谓“老公馆”就是前面说的由祖父的姨太太掌管的一进五间留作祭祀用的公房。父亲失业,坐吃山空。我们真是过了一段非常穷困的日子。我常陪母亲到贵阳专门收购破烂的金沙坡,去卖东西。几乎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。记得有一次,母亲把父亲过去照相用作底板的玻璃片洗得干干净净,一扎扎捆得整整齐齐,装了一篮子,拿到金沙坡旧货市场去卖,但人家不愿买,说了很多好话才卖了五毛钱。母亲和我真是一路滴着眼泪回家。更难堪的是,当时已是贵阳名医的伯父,事业非常发达。他的私人医院占据了大部分老宅,而且修缮一新。许多权贵都来和他结交。就在同一院内,他们家天天灯火辉煌、宾客盈门。我的六个堂兄弟都穿着时髦,请了家庭教师每天补习功课。我和他们常一起在院子里玩,每到下午3点,就是他们的母亲给他们分发糖果点心的时候。这时,我们的母亲总是紧关房门,把我和弟弟死死地关在屋里。在这一段时间里,父亲很颓丧,母亲和我却更坚定了奋发图强、将来出人头地的决心。

生活的转机有时真是来得好奇怪!父亲偶然碰到了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同学,他正在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招兵买马,一谈之下,父亲当即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,事情就是那么简单!我们一家高高兴兴地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。说起花溪,也真是有缘

分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小镇，一湾翠色的清溪在碧绿的田野间缓缓流淌，四周青山环绕，处处绿树丛生，离贵阳市中心四十多里地，但多少年来，这块宝地却不为人知。大约还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三四年，喜爱爬山越野的父亲就发现了这一片世外桃源。那时这里还只是一片不为人知、只是苗族聚居的荒山僻野。如果你不能步行四十里，你就绝无可能亲自领略这一派人间仙境。父亲一心向往西方生活方式，也想在城外拥有一间幽静的别墅。他花了很少一点钱在花溪（当时的名称是“花格佬”）买了一小片地，就地取材，依山傍水，用青石和松木在高高的石基上修建了一座长三间的房子，前面有宽宽的阳台，两边有小小的耳房，走下七层台阶，是一片宽阔的草地，周围镶着石板小路，路和草地之间，是一圈色彩鲜艳的蝴蝶花和落地梅。跨过草地，是一道矮矮的石墙，墙外是一片菜地，然后是篱笆。篱笆外便是那条清澈的小溪了，它是大花溪河的一道小小的支流，把大河里的水引向脚下一大片良田。草地的左边是一座未开发的、荒草与石头交错的小山。最好玩的是在篱笆与小山接界之处，却是一间木结构的小小的厕所，厕所前面有一块光滑洁净的大白石。后来，我常常坐在这块大白石上，用上厕所作掩护，读父母不愿意我读的《江湖奇侠传》和张恨水的言情小说。可惜路途遥远，交通不便，实际上，抗战前我和母亲只去过一次，是坐轿子去的。那次，新居落成，父亲大宴宾客，游山玩水，唱歌跳舞，又是听音乐，又是野餐，很是热闹了好几天。平时，只有父亲常去，他喜欢步行，认为那是一种很好的运动。

这次重返花溪的机缘简直使父亲欣喜若狂。虽然他的别墅离贵